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三十二回 鄧郎中囹圄救餓

卻說海安再三向鄧郎中哀懇，鄧郎中動起鄉情，便對海安說：「你且回去，上復夫人，說我後日方是值巡之期，自然進獄見你家老爺，好歹作個計策，你若要去，後日清早來此，充作我跟隨的人進去就是。」海安叩頭謝過了，隨即回去，對張夫人說知不表。再說那鄧來儀應諾了海安所托，自付思：「海瑞今為嚴嵩所禁，必然斷絕水米。若至後日進去，多管餓得慌了。此際又不能送飯與他吃，豈不是白白空走一遭！似此如何是好？」左思右想，忽然想得一計，說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」即到裡面，向夫人取了米仁人參，隨喚家人到外邊買了二升糯米進來，吩咐丫環將米煮熟，用棒槌春爛，又把人參槌爛，和於糯米之內，打成奶餅一般，將一張紙包裹好了。

後日清晨起來，殊不知海安早已來到，見了鄧郎中，又稱主母再三申意。鄧郎中道：「此時天色尚早，你且在我這裡用了早飯，然後相隨我去就是。」海安應允，隨著府內的家人們，吃了早飯。鄧郎中喚了海安吩咐道：「少時我到獄中，你便跟著一同進去。只要見機行事，切不可造次。」海安應諾。鄧郎中穿了衣服，只喚三個家人，喚那海安，共是四個相隨，來到刑部獄中。

誰知嚴二早已坐在獄之門首，見了鄧郎中，尤自不甚理會的光景。鄧郎中亦不言語，喚了禁卒，把監門打開了。海安並在從人之內，一齊混了進去。鄧郎中來到亭子上，就有司獄前來參見。鄧郎中道：「這幾日可有新收犯人否？」司獄道：「新收犯人十八名，其中女犯一名，官犯六名，俱已入冊，請大人親點就是。」鄧郎中道：「取冊過來。」司獄忙將新收犯冊呈上。

鄧郎中接冊在手，隨著書吏相隨，先到南一倉點名。書吏把著冊子叫道：黃觀福，直隸大興縣人，犯因奸致命事。

盧一志，直隸香河縣人，犯劫財斃命事。

伍亞初，江南長洲人，犯拒捕殺人事。

劉華，江西南昌人，犯毆斃叔父事。

蔡鳴騶，湖廣荊州人，犯聚斃斃命事。

胡大猶，平縣人，犯積匪猾賊事。

柳三，陝西長安人，犯妖邪惑眾事。

共是七名，鄧郎中逐名點過，親行驗看過鐐銬。

隨又到西三倉來。書吏把一起五名犯人喚了出來跪著，逐一叫名！

侯三保，直隸東光縣人，犯毆斃髮妻事。

阿洪，天津衛人，犯醉殺家主事。

廖鬆，江蘇吳縣人，犯雞奸幼童事。

郭容秀，江西南昌人，犯鬥毆殺人事。

高鏡，江蘇無錫人，犯包攬詞訟事。

點名既畢，鄧郎中逐一以好言慰之。

復到北二倉來。書吏喚了一起，共是六名犯人，逐個點過了名。隨到女倉，只見女犯一名。鄧郎中問她姓名，乃是江南常州人，姓龔名賽花，原犯謀殺親夫事。因為孕未離胎，故以留禁。鄧郎中問過了。

復來到官犯倉坐，令書吏點名。書吏持簿喝名道：劉學元，粵東人，原任江西撫州府錄事，奉拿進京候審。

柯柏仁，江西南安府人，原任浙江衡州通判，被百名控告吞蝕社谷。

呂知機，徽州人，原任廣西遠平縣知縣，虧空餉。

柳春發，廣東大埔人，原任山西太原府知府，以醉毆上司，奉拿來京候審。

徐微，江蘇太倉人，原任廣東龍川縣知縣，濫刑誤命事。

海瑞，廣東瓊州人，原任刑部雲南司主事，以擅毆上官，奉旨監禁。

鄧來儀點了五名，叫到海瑞名字，便不見有人答應。來儀道：「這人卻往哪裡去了？」書吏只稱不知。鄧來儀怒道：「監獄重地，怎說不知？」旋有獄卒上前跪稟道：「海主事現奉嚴相國之命，著監於獄底。」來儀道：「他們都是一般官犯，怎麼獨將他禁於獄底，是何意思？」獄卒道：「這是太師主意，小的們何得知道！不過奉命而已。」鄧來儀道：「且去那裡查點！」

獄卒不敢違抗，只得引導鄧郎中來到獄底。只見一派陰氣，黑漆一般，卻不見人，只聞啾啾之聲。來儀道：「這是何人之聲？」獄卒道：「這就是海老爺之聲。」來儀道：「為甚的這般黑暗？快拿燈來！」獄卒隨即應諾，即到外邊取火。來儀四顧無人，便走近啾啾之旁喚道：「你是海兄麼？」海瑞在黑暗之中，聽得有人叫他，便應道：「是我。你是哪一個？」來儀道：「我便是東莞鄧某，你知否？是今日特為救你而來。」旋在紗帽內取出那人參糯米餅兒，摸到海瑞身邊，交與道：「你且拿著，餓時便吃少許，即可暫延殘喘。弟自有為兄之計。」海安即便走進前去，正欲說話，忽見那獄卒點燈進來，海安急急走開。那獄卒將燈放在一邊，方才得見海瑞那副狼狽形容。鄧來儀故意點名驗看畢，旋到亭中坐定。

時已未刻，那鄧郎中的家人，送了點心來到。那嚴二在門首看見，恐怕他與海瑞相好，送進去就會分食於海瑞，抵死不肯放他進去。那家丁大怒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怎敢斷絕巡監老爺的點心！」硬要進去。嚴二大怒，把那點心傾在地下，彼此二人在獄門大吵起來，驚動了司獄官，並那鄧郎中都出來查看。

只見自己的家人卻被嚴二扭住撕打。鄧郎中喝住：「你們為什麼喧鬧？這裡是什麼地方，敢如此大膽麼！」管家便將嚴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備說一番。嚴二猶自只在那裡不乾不淨的叫罵，惱了鄧郎中，喝道：「何處狂徒，敢在這裡撒潑！」嚴二道：「你又像哪裡來的呢？難道不曉俺嚴二先生的聲名麼？」

來儀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嚴太師的家奴，怎麼膽敢打我的家人，並把點心打碎，是何道理？」嚴二道：「俺奉了太師鈞旨，來此把守獄門。你的家人混將東西要送進獄，是以將它打碎，難道不應麼？」來儀聽了，越發怒道：「你家太師又不曾代理刑部，你怎麼卻來這裡把守？難道六部裡的事，你家把住不成！」

這點心是我用的，你敢將來打碎，這還了得！可惡之至，不比你這奴才，何以見同僚於本部！」吩咐：「左右，與我拿下！」

那些獄卒俱不敢動手。來儀大怒，喝令家人上前。

那四個家人，得了言語，急忙上前，把那嚴二抓著。來儀道：「快取大毛板來，與我重打！」海安是恨入骨髓的，急急向獄卒尋了一條頭號大毛板，盡力打去，不計其數。可憐打得那嚴二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在地下亂滾亂罵。來儀怒氣未息，復令海安除下皮鞋，緊緊的掌了十下嘴巴。打得那嚴二的嘴恰似雷神一般，疼痛難當，這回就不敢罵了。來儀恨恨而去。海安滿心歡喜，亦自歸家，回覆夫人去了。

再說那嚴二被打，動彈不得，令人取了一乘轎子到來抬了回去。時嚴嵩正在堂上觀書，只見嚴二狼狽而回，急問其故。

嚴二便將鄧來儀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逐一說知。嚴嵩歎道：「你卻不知好歹，他是一個該管的官員，進去巡查犯人，乃是奉旨的。送點心進去，亦是應該的。你怎麼不分皂白，竟把他的東西打碎，怎怪得他動怒？若是遇了我，還不止如此呢，你還算好造化哩！」一頓話，說得如此，嚴二啞口無言，只得忍痛不語，回到府中，好生銜怨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海安回見張夫人，備言海瑞之苦。張夫人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非死即斃矣！」海安道：「若要解脫此厄，除非尋著了馮

保公公，方能有濟呢。」張夫人道：「如此，你可再往等候，須要耐心等待，休再空回。」（原夾注：前者因馮保有事服役，整整數日不出，故海安不得一見，今張夫人故重囑之，令其耐守，切勿空回。看此數語，不惟夫人之留心致囑，亦作書之照應前文矣。）海安應諾，即便出了衙署，逕望著青宮而來。等了一日，卻只不見，悶悶回去。至次日天尚未明，便來宮門等候。直候至未時光景，方才看見馮保從那邊而來。海安見了，此際恰如獲至寶一般，慌忙上前叩頭。馮保不知所以，急急挽起，說道：「尊管何故如此？」海安道：「可憐我家主人將要餓斃於獄中，故此家主母特著我來央求公公方便。自前五日已在此相候了。直至於今，幸得相見公公，家老爺有救了！」馮保聽了，問道：「你家主人前者受杖，業已發往刑部獄中。迨三月之後，即便超脫，你今何忽言此？」海安便把嵩恨海瑞，暗囑監卒如此如此，又令嚴二守獄門，恐怕有人照應，這般這般，備說一番。馮保不勝大怒道：「何物奸相，擅敢陷害！你且隨我到宮中去見爺爺。」海安謝了，隨著馮保進宮而來。

時太子正在書齋觀史，忽見馮保領著海安來到，便問道：「海管家，來此何干？」海安見問，跪在地下，只叫得一聲千歲，便痛哭起來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太子看了不知何故，問道：「到底為著何事，這般光景？」海安只是痛哭，馮保沒奈何，代他備細說了。

太子聽了，不覺勃然大怒，說道：「嚴嵩，嚴嵩，你亦太逞刁了！一個人既服了罪，這就罷了，怎麼苦苦的偏要尋害？」

這卻豈有此理！海主事乃孤恩人，孤豈肯任你肆毒耶！」便對海安道：「你且勿必哭，孤自有主意，包管你家主人安然無事就是。」海安聽了，叩謝不迭。太子即時穿了衣服，就命馮保、海安二人相隨，一直望那刑部獄中而來。正是：淚落千條原為主，怒生一刻要酬恩。

畢竟太子此去，可能救得海瑞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